

中華醫學傳教會在鴉片戰爭前夕的衝擊與調整

——以澳門醫療工作為中心的歷史考察

關俊雄

[摘要] 中英兩國就鴉片貿易問題而衍生的角力乃至後來爆發的鴉片戰爭中，中華醫學傳教會的醫療工作難免亦受到嚴重影響及衝擊，在這個過程中，中華醫學傳教會如何在進退之間作合適的調整，是其得以繼續在華開展醫療工作的關鍵。本文以中華醫學傳教會相關原始文獻，結合清朝奏摺、《中國叢報》等多種中外文獻所反映的時局背景，對澳門醫院重新開放及其醫療工作作出系統性的論述，並從中窺探中華醫學傳教會在面對中英鴉片爭端乃至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所受到的衝擊與相應的調整策略。

[關鍵詞] 中華醫學傳教會 中英關係 澳門醫院 合信 維魏林

為進一步發展中國的醫療傳教工作，1836年10月，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伯駕（Peter Parker）、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聯合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呼籲建立中華醫學傳教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①至1838年2月，在上述三人召集下，籌建中華醫學傳教會的會議終於在廣州商業公所召開，制定了該會的章程及議事程序。^②中華醫學傳教會的倡議及成立，既為新教在華醫療工作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條件，亦推動着醫療工作的宣教化、綜合化、制度化，然而，就在中華醫學傳教會成立的同時，鴉片貿易對中國社會、經濟、國民健康等方面構成的負面影響已越發激化，而清廷對禁絕鴉片貿易亦逐漸形成共識及決心，雖然中華醫學傳教會和鴉片貿易無直接聯繫，但作為由西方人創建及組成的在華組織，在中英兩國就鴉片貿易問題而衍生的角力乃至後來爆發的鴉片戰爭中，中華醫學傳教會的醫療工作難免亦受到嚴重影響及衝擊，在這個過程中，中華醫學傳教會如何在進退之間作合適的調整，是其得以繼續在華開展醫療工作的關鍵。

中華醫學傳教會創立後便於同年開辦澳門醫院，雖然該醫院兩度暫時關閉，然而，基於澳門作為西方進入中國門戶的獨特歷史地位及優勢，中華醫學傳教會在澳門的醫療工作於當時中英鴉片貿易磨擦的大時局中挑戰與機遇並存，並是其工作的摸索與調整的一個關鍵作用點。本文擬以

作者簡介：關俊雄，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

① 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Peter Parker,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Sugges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anton, 1836.

②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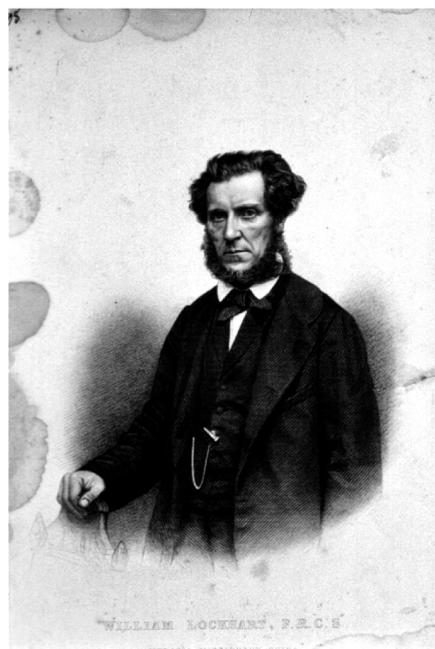
中華醫學傳教會在澳門的醫療工作為中心，通過中華醫學傳教會、合信（Benjamin Hobson）等與澳門醫療工作相關之負責團體或人員撰寫的原始文獻，結合清朝奏摺、《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等多種當時的中外文獻所反映的時局背景，對澳門醫院重新開放及其醫療工作作出系統性的論述，並從中窺探中華醫學傳教會在面對中英鴉片爭端乃至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所受到的衝擊與相應的調整策略。

一、中華醫學傳教會廣州、澳門醫療工作的停頓

澳門醫院於1838年7月創立，其契機是廣州眼科醫院因工程緣故而暫停運作，然而，隨着廣州眼科醫院重開在即，且原先預期的西方外科醫生亦未能及時來到澳門，在當時以廣州為重點、澳門為輔的方針下，澳門醫院不得不於同年10月暫時關閉。^①澳門醫院雖然在當時只短短開辦了三個月，但在伯駕的主理下，通過對大約700名病人的醫療，其在有限的時間內向澳門華人社會傳播了關於眼科、耳科、皮膚科等類病症的西方醫療經驗，取得一定的工作成效，因此，中華醫學傳教會及伯駕等人對醫院的重新開放一直滿懷憧憬。在1838年11月，即澳門醫院關閉後翌月，中華醫學傳教會在廣州舉行第一屆年會，會議上不僅較大篇幅地闡述澳門醫院的情況，而且明確表示“希望迅速恢復在澳門的運作”。^②伯駕對醫院重開更是由於得知醫院所需求的外科醫生即將來華而滿抱期望：“我們很高興能收到那些信件，並從中得知一位有經驗的外科醫生已在8月（按：指1838年）從倫敦啟程來中國。”^③信中所提到的醫生正是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圖1）。

雒魏林1811年10月3日生於英國利物浦（Liverpool）。早年，他曾在都柏林的米斯醫院（Meath Hospital）和倫敦的蓋氏醫院（Guy's Hospital）接受醫學課程，1833年在藥劑師大廳（Apothecaries' Hall）通過考試，1834年畢業成為英國皇家外科醫生學會會員（Membership of the Royal

圖1 雒魏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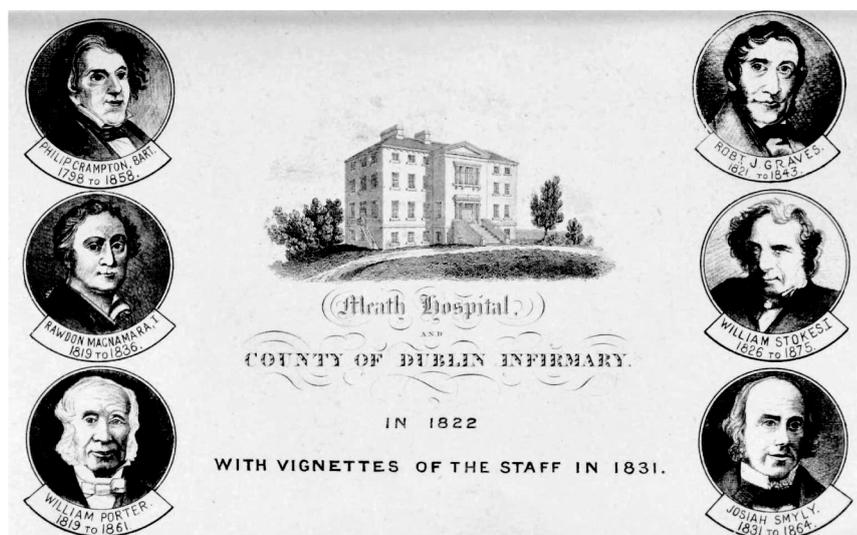


圖片來源：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The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http://resource.nlm.nih.gov/101421910>。

- ^①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Canton, 1838；關俊雄：《初創時期的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院》，《澳門研究》（澳門）2019年第2期，第136—153頁。
- ^②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6. 本文所有外文原始文獻均由筆者自行翻譯，下同。
- ^③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Canton, 1838, p. 12.

College of Surgeons, M. R. C. S.)，^①中華醫學傳教會對雒魏林有着極高的評價，稱“會員們都早已熟知他那極高的專業才能和高尚的品格”。^②事實上，雒魏林學醫的米斯醫院當時在歐洲享富盛名，米斯醫院創辦於1753年，1821—1843年於該院任職的葛雷夫（Robert James Graves）是歐洲歷史上著名的外科醫生（圖2），葛雷夫除了後來得以其名字命名瀰漫性毒性甲狀腺腫（toxic diffuse goiter）為葛雷夫病（Graves' disease）外，其在醫學上另一重大影響在於積極推行醫學培訓的改革，強調臨床教學的重要性，^③雒魏林正好在葛雷夫任職期間在米斯醫院學習，即便未直接受教於葛雷夫，亦定必會受到其先進的醫學理念影響。

圖2 米斯醫院與醫院職員插圖（右上角為葛雷夫）



圖片來源：Lambert Hepenstal Ormsby, *Medical History of the Meath Hospital and County Dublin Infirmary, from Its Foundation in 1753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 Including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Surgeons and Physicians who Served on its Staff*, Dublin: Fannin, 1888, p. 83.

而在被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任命為來華醫療傳教士前，雒魏林曾在利物浦的診所擔任外科醫生，隨後又成為該城市附近另一名醫生的助手，^④累積了一定的醫療經驗，雖然前述伯駕收到的信件指一位有經驗的外科醫生已在8月從倫敦啟程來中國，但雒魏林實際上於

①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12.

②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5.

③ Lambert Hepenstal Ormsby, *Medical History of the Meath Hospital and County Dublin Infirmary, from Its Foundation in 1753 Down to the Present Time: Including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the Surgeons and Physicians who Served on Its Staff*, Dublin: Fannin, 1888, pp. 122-128.

④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12.

1838年7月31日，與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中國信徒Choo Tih Lang一起由鄰近倫敦的港口城市格拉夫森德（Gravesend）乘坐“喬治四世”號（George the Fourth）出發，^① 雒魏林一行首先於11月中旬到達巴達維亞（Batavia），到了翌年1月末的時候，雒魏林到達了廣州，為中華醫學傳道會提供服務，^② 到了“1839年2月28日，位於澳門的醫院被交由他主管”，^③ 然而，此時中華醫學傳道會正深受中英鴉片貿易問題的影響，並即將迎來前所有的嚴重衝擊。

如前所述，1838年11月，中華醫學傳道會在廣州舉行第一屆年會，然而，“由於中國局勢動盪，以及受到隨之而來的社區事件頻繁擴散的影響，自1838年11月召開第一屆年會後，管理委員會無法再次召開類似會議”。^④ 因此，直至1841年7月，中華醫學傳道會才於亞歷山大·安德遜（Alexander Anderson）在澳門的住宅舉行第二屆年會。^⑤ 雒魏林正是在此期間來華，當時中英關係正處於鴉片戰爭爆發前最緊張的狀態，除了鴉片商人外，還直接影響到其他在中國從事商業工作或傳教的英國人，甚至連伯駕作為美國人，其開辦的廣州眼科醫院亦受到波及，“在1839年3月至5月期間，由於外國社區受到中國政府的限制，伯駕此前一直充當眼科醫院的房子被迫關閉”。^⑥ 對此，伯駕在1839年4月的信中稱：“我們在自己的房子裏被軟禁了三個星期……當我被告知醫院必須停辦時，我感到多麼痛苦！浩官（Howkwa，按：指伍秉鑑）說我對他的同胞已經很好，甚至比他對自己父母還好，但是由於害怕會受到牽連，他不會再租賃房子給我。”^⑦ 伯駕的巨大痛苦無疑是考慮到廣州眼科醫院此前已取得令人相當矚目的成功，“1839年，位於廣州的醫院總共收治了大約800名患者，這使得這所醫院從1835年11月開業以來收治的患者總數達到了大約7,000人”。^⑧ 因此，雖然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伯駕仍對“隨即被允許重開醫院抱有希望”，^⑨ 所以，即使“當中國政府起訴整個英國社區，迫使他們離開廣州的時候，伯駕醫生以一名美國公民的身份設法留了下來”。^⑩ 但是，醫院並未如伯駕預期般重開，而“伯駕醫生後來十分幸運地在

① *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 No. 28, Lond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38, p. 142.

②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12.

③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5.

④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4.

⑤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2.

⑥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4.

⑦ George Barker Stevens, William Fisher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issionary, Physician and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 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 p. 167.

⑧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6.

⑨ George Barker Stevens, William Fisher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issionary, Physician and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 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 p. 168.

⑩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4.

考克斯（Cox）和安德森（Alexander Anderson）先生的藥房中找到了一個能接收病人的地方（只收治很少的住院病人），當時二人在澳門”。^①於是，伯駕在有限的條件下繼續其在廣州的醫療工作，並藉此接觸到包括林則徐在內的一些中國官員，然而，這無助於他早日重開廣州眼科醫院，“儘管該省和帝國的上層人士繼續光顧外國醫生，但醫院尚未開放。幾天前，權力僅次於皇帝的欽差大臣（按：指林則徐）通過總行商浩官找我，希望我提供處方治療所有鴉片吸食者，並且就他所患的一種疾病向我諮詢。前天，按察使送他四歲的兒子接受癲癇治療”。^②也許是由於雒魏林已被任命主管澳門醫院的緣故，伯駕作為澳門醫院的創辦者，在廣州眼科醫院關閉期間，他似乎未有計劃短期內返回澳門行醫，因此，他“一直在廣州呆到了1840年6月”，^③期間“在伯駕的不斷請求下，醫院（按：廣州眼科醫院）一度有望重新開放，但最終依舊被總行商所否決”。^④

在此形勢下，中華醫學傳教會的醫療工作受到很大的衝擊，對未來存有很多不確定性，開辦醫院比過往承擔着更大的風險及阻力，另一方面，在廣州醫療工作受阻的情況下，依照以廣州為重點、澳門為輔的方針，醫療工作理所當然轉移到澳門，澳門在中英關係緊張的局面下，其對中華醫學傳教會的重要性再度突顯，如果說，澳門醫院的創辦是由於廣州眼科醫院主動的、有預期因為工程緣故而暫時關閉，澳門醫院的重新開放則是以廣州眼科醫院被動的、未有預期的因為中英關係而停辦所促成的，於是，雒魏林在當時中英局勢動盪不穩的社會背景下，於1839年7月1日，即其被任命管理四個月後重新開放的澳門醫院，^⑤填補了廣州眼科醫院停辦的缺口，他也因此成為第一個在中華醫學傳道會資助下開始投入工作的醫生，經過協調，雒魏林和中華醫學傳道會之間的關係與倫敦傳道會的指示將不發生衝突，前者將為他提供一間醫院及住所，承擔醫院僕人、藥物及醫療器材的開銷，而後者則負責他個人的開銷，^⑥然而，在澳門醫院重新開放一周後，與澳門在珠江口一水相隔的九龍發生一起命案，成為進一步激發中英衝突的導火線：“五月二十七日（按：即公曆7月7日），尖沙村中有民人林維喜，被夷人酒醉行兇，棍毆斃命。經新安縣梁星源驗明，頂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傷。訊據見證鄉鄰，僉稱係啖咭喇國船上夷人所毆，眾供甚為確鑿。”^⑦對此，林則徐“諭令義律交出兇夷，照例辦理”。^⑧然而，“義律稱：

①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4.

② George Barker Stevens, William Fisher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issionary, Physician and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 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 p. 173.

③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4.

④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4.

⑤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5.

⑥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4.

⑦ 《義律抗不交凶斷其接濟並勒兵分堵海口摺》，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84頁。

⑧ 《義律抗不交凶斷其接濟並勒兵分堵海口摺》，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84頁。

‘審得五人酗酒，皆無兇殺之罪。’又稱：‘當日上岸滋事，亦有咪喇啞人，請再細訪。’等語”……^①對於義律（Charles Elliot）嘗試以美國人混淆視聽之舉，林則徐8月2日於澳門南灣張貼告示公開道破，並指出已查明義律藉羅亞三賄賂死者親屬以圖平息事件，告示的結尾要求“將真正的兇手立即交給我們，使他受到審判並被處決……禁止在岸邊附近的商店為您們（按：指英國人）提供任何必需品……只有等到交付外國兇手之後，我們才安排磋商買辦供應”。^②在當時的局勢下，“由於中國政府實施的措施針對所有英國人，迫使雒魏林先生在8月13日再次關閉了醫院……在這短短的一段時間內共有176人申請醫療救助。儘管在之後的幾個月裏，向時有出現的申請者發放藥物，但直到1840年8月之前，醫院都沒有再次開門接受住院及門診的患者”。^③就在中英衝突進一步激發下，澳門醫院被迫關閉，然而，對中華醫學傳道會而言，醫院的關閉尚不是事情的終結，事態後來的發展甚至迫使雒魏林不得不離開澳門。

由於義律對於林則徐予其交出殺害林維喜的行兇者之要求，“將及兩月，延不肯交，臣等給與諭函，亦竟始終不接”。^④清政府針對英國人的封鎖行動加以升級，8月15日，澳門軍民府聯同香山縣官員發佈兩個示諭，禁止向英國人提供食物，並下令中國僕人離開英國僱主，^⑤“剛在澳門頒佈的示諭，以重罰禁止中國人與英國人的來往。當地僕人撤走，供應物資被扣留。所有的英國臣民被要求離開澳門；同時，中國軍隊接獲命令，400至500名軍人在關閘安營駐扎，一切處於恐怖之中”。^⑥8月17日，林則徐“駐扎香山縣城，勒兵分佈各處要口……逐各奸夷均照例不准羈留。臣等諭飭之後，澳內西洋夷目亦即遵諭一同驅逐”。^⑦至此，明清政府長久以來允許西方人在澳門合法居住的政策被林則徐的驅逐令打破，驅逐令在澳葡政府的配合下，得到有效而迅速的實施，英國人在澳門遭到大規模驅逐，“一旬之內，義律率其家眷暨奉逐未去之奸夷映頓等，並散住澳內曠夷共五十七家，悉行遷避出澳，寄住尖沙嘴貨船及潭仔空躉船上”。^⑧8月27日，“據澳門同知稟報，澳門曠商自斷接濟以來……計至本日驅逐盡淨，澳內已無曠夷矣”。^⑨因此，可以推斷身為英國人的雒魏林，與其他英國人一樣被驅逐出澳門而逗留在尖沙嘴貨船或氹仔空躉船上。

雒魏林被驅逐出澳門後，“於1839年9月離開中國”，^⑩然而，他並非返回闊別一年的家鄉，

① 《喻英領事英船應聽候搜查辦理出結究凶摺》，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00頁。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No. 4 (Aug 1839), pp. 213-215.

③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15, 34.

④ 《義律抗不交凶斷其接濟並勒兵分堵海口摺》，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84頁。

⑤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No. 4 (Aug 1839), pp. 216-219.

⑥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No. 6 (Oct 1839), p. 328.

⑦ 《義律抗不交凶斷其接濟並勒兵分堵海口摺》，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84頁。

⑧ 《義律抗不交凶斷其接濟並勒兵分堵海口摺》，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184、185頁。

⑨ 《林則徐日記》（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9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402頁。

⑩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5.

“由於當時無事可做，在諮詢了一些委員會（按：指中華醫學傳教會）成員並得到同意之後，雒魏林先生決定去巴達維亞生活幾個月，以便在麥都思先生的指導下進一步學習漢語並熟悉中國人的語言習慣”。^①事實上，在暫停工作期間學習中文，是當時不少傳教士所遵循的習慣做法，例如，在廣州眼科醫院被迫關閉後，伯駕稱“在醫院停止運作的閒暇時間，為我學習中文提供了一個非常合適的機會……我有更多的閒暇時間來學習語言，在一位北京的老師幫助下，我在瞭解地道的北京話方面取得一些進展”。^②而雒魏林為着在華醫療宣教工作的緣故，亦一直對中文學習十分積極，在他與麥都思於1838年一同到達巴達維亞後，麥都思於寄回倫敦傳道會的信中便提到“我寶貴和尊敬的助手，雒魏林先生以他的熱情和勤奮不斷地學習中文，他讀了孔子四本書（按：應指四書）的其中一本，航程期間又開始讀另一本，此外，還有馬禮遜（Morrison）的《中文對話》（按：應指《中文對話與短句：附流暢和逐字的英文翻譯》*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及其他書籍”。^③後來，當雒魏林由巴達維亞來到廣州後，他又用了將近六個星期的時間學習語言，^④甚至在被委任主管澳門醫院後，“將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學習語言上，因此直到7月1日醫院才正式開業（儘管之前收治了少量病人）”。^⑤而麥都思對雒魏林而言，並不僅是一般的傳教同伴，1796年生於英國倫敦的麥都思，因響應前往馬六甲的宣教廣告，得到倫敦傳道會接納及指派於1816年前往馬六甲，期間麥都思不僅學會中文，甚至在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撰寫《地理便童略傳》，後來轉往巴達維亞傳教後，中文著作成果更豐，出版包括《神天十條聖誡註解》、《耶穌贖罪之論》等宗教作品，在1836年返回英國前，麥都思在遠東已著有逾二十種中文著作。1838年他在倫敦發表*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中國的現狀與展望》），這部長達600頁的著作向歐洲人深入地介紹中國的歷史、文明、傳教工作等內容。^⑥可以說，麥都思不僅與雒魏林是英國同胞、一樣同屬倫敦傳道會、曾結伴離開英國前往遠東傳教、有三個半月的時間在航程中一同生活，而且麥都思是傳教經驗極為豐富的漢學家，而雒魏林當時在迫不得已暫停在華醫療宣教的情況下，決定前往巴達維亞在麥都思身邊學習中文，這一舉動的背後其實正顯示了雒魏林期盼在中文學習上能得到有益的指導，日後再次回到中國時能更有效實踐醫療宣教工作。

①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5.

② George Barker Stevens, William Fisher Markwick, *The Lif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the Rev. and Hon. Peter Parker: Missionary, Physician and Diplomatist, the Father of Medical Missions and Founder of the Ophthalmic Hospital in Canton*, Boston & Chicago: Congregational Sunday School and Publishing Society, 1896, pp. 168, 173.

③ *The Missionary Magazine and Chronicle*, No. 35, Lond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39, p. 61.

④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12.

⑤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5.

⑥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25-31, 37.

二、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療工作的重啟

隨着廣州眼科醫院、澳門醫院被迫關閉，中華醫學傳教會已無法如預期般正常開展醫療宣教工作，該會所宣稱“除了因時局不穩導致幾次偶然的中斷之外……每一天我們（按：指中華醫學傳教會）都有一部分時間奉獻給了協會此部分的運作”，^①這應該屬於一些有限度的工作，例如在澳門向時有出現的患者發放藥物，畢竟主管澳門醫院的雒魏林已離開中國，然而，在雒魏林逗留巴達維亞期間，“另外兩名醫療傳教士來到了中國。一位是來自美國的醫學博士威廉·戴弗爾（William Beck Diver），是美國駐外使團委員會的一名成員；另一位則是來自英國皇家外科醫學會的醫學學士合信，他隸屬於倫敦傳道會。他們向委員會（按：指中華醫學傳教會）表達了自己願意為之提供服務的意願”。^②威廉·戴弗爾由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往中國，於1839年9月27日抵達澳門，而合信畢業於倫敦大學醫學院（圖3），在倫敦通過考試成為英國皇家外科醫生學會會員，至1839年12月18日抵達澳門，住在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家中，^③裨治文正是當初呼籲建立中華醫學傳教會的三名發起人之一，^④後來亦擔任該會會長職務。^⑤

合信作為一名英國人能逗留在澳門，說明清政府1839年8月對英國人在澳門的驅逐令已開始出現缺口，中英之間的形勢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到了翌年2月，林則徐發現“義律與夷人數名乘坐該夷兵船，至九洲停泊，義律等潛放三板，私行入澳。臣等接稟，即飭嚴拏”。^⑥對於林則徐等清朝官員施加的壓力，義律等人並未坐以待斃，2月4日，英軍史密夫（Henry Smith）上尉致函澳門總督，稱“中國官府出如此嚴重的告示，嘆

圖3 合信



圖片來源：英國威康收藏館，<https://wellcomecollection.org/works/pskd8fdw>。

①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4.

②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5.

③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 112.

④ 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Peter Parker,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Sugges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anton, 1836.

⑤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3.

⑥ 《責令澳門葡人驅逐英人情形片》，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89、290頁。

咕喇住澳之人讀之盡皆驚惶。爾貴人亦知道保護啖咕喇人之性命乃係我之專責，目下之事乃關於我之重任，欲遣一隻兵船進至澳門港口，不獨為保護在澳居住之啖咕喇人，亦可以守着澳門，以為有事時退步之計”。^①一如信函內容所言，翌日，“海阿新（Hyacinth）號……進入內港，以便更好地保護女王陛下在岸上的臣民，這行動令澳門總督大怒，反對該船隻進入或停留在內港”。^②英國船艦的軍官回應表示“無意侮辱葡萄牙，但是除非澳門總督保證英國居民的安全，否則他的船隻不會離開”。^③澳葡政府在面對中英雙方同時施壓下，一方面對林則徐等清朝官員表示會驅逐英國人，“旋據該道易中孚等，以西洋夷目稟稱：‘澳內華夷雜處，若兵役圍擊，恐致擾動，懇請稍緩，自必驅逐。’等語”。^④另一方面，又向英國軍官“聲稱已經說服中國軍隊離開城鎮，他們正在行軍撤出，英國人不會受他們干擾”。^⑤對此，英方遵守諾言，於2月6日，“海阿新號回到慣常的拋錨處”。^⑥而林則徐則未完全聽信澳葡政府答應驅逐英國人的說辭，他按其一貫做法，向澳門設定期限並申明後果，“臣等諭令限以日期，驅逐淨盡，若過期尚有啖夷在澳，則西洋貿易亦即暫停”。^⑦而與去年8月，清政府對在澳英人第一次下驅逐令時相比，此時中英之間對澳門構成的武力威脅的差距已遠不如當時明顯，因此，澳葡政府並未貫徹落實清政府的命令，當限期屆滿，其並未完全驅逐英國人，招致林則徐下達貿易禁令時，“自責令西夷驅逐啖夷之後，義律即已出澳，而尚有啖夷啞哩、啞咄兩名逾期未去。臣等當將西夷貿易示諭暫停，一俟啖夷全逐出澳，仍即照常通市”。^⑧直至3月，清朝才頒佈一則重新開放葡人貿易的告示，宣佈澳門與內地“恢復照舊通商，以示天朝體恤”。^⑨然而，到了6月22日，英國艦船48艘、士兵4千餘人抵達澳門附近海域，^⑩由於英國艦隊強大的軍事威懾力，澳葡政府此時在中英兩國的天秤中，最終選擇轉向公開實行“中立”政策。

- ① 《責令澳門葡人驅逐英人情形片》附鈔譯信《英啖夷官士蜜致西洋兵頭信》，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92頁。
- ②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With Sketches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Singular and Hitherto Almost Unknown Country*, Vol. 1,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3, pp. 122, 123.
- ③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With Sketches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Singular and Hitherto Almost Unknown Country*, Vol. 1,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3, p. 123.
- ④ 《責令澳門葡人驅逐英人情形片》，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89、290頁。
- ⑤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With Sketches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Singular and Hitherto Almost Unknown Country*, Vol. 1,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3, p. 123.
- ⑥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With Sketches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Singular and Hitherto Almost Unknown Country*, Vol. 1,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3, p. 123.
- ⑦ 《責令澳門葡人驅逐英人情形片》，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90頁。
- ⑧ 《責令澳門葡人驅逐英人情形片》，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3冊，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第290頁。
- ⑨ 《葡國貿易》，載《時事日誌》8卷11期第8篇，轉引自廣東省文史研究館：《鴉片戰爭與林則徐史料選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4頁。
- ⑩ 胡濱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661頁。

中華醫學傳教會對當時中英形勢以及澳葡政府立場的變化，顯然有所洞察，否則該會不可仍通知及安排雒魏林“於1840年6月底返回”。^①而此前已抵達澳門逾半年的威廉·戴弗爾與合信，“7月1日，他們的服務意願被接納”。^②上述時間節點正好與英國艦隊對澳門產生強大軍事威懾力相近，說明中華醫學傳教會相當準確地把握了中英形勢的變化，調整此前讓雒魏林遠走巴達維亞，接受澳門醫院關閉的策略，在不晚於7月14日，中華醫學傳教會已形成重開澳門醫院的明確意向，因為在該會於當天的帳目記錄上，顯示一筆為澳門醫院購買爐具支付54.07美元的開支，另外，在7、8月的開支上，又有一項專為澳門醫院的41.81美元開支，^③筆者推斷這些應屬於為重開醫院作前期準備而產生的費用。在迅速完成準備工作後，同時擁有三名醫療傳教士的中華醫學傳教會在澳門重新開始醫療傳教工作，“8月1日，雒魏林先生重新開放澳門醫院，這兩名先生（按：指威廉·戴弗爾、合信）則協助他治療病人”。^④然而，三人共同營運澳門醫院的景況並不長久，“雒魏林先生8月底離開前往舟山之後，這兩名先生開始共同管理澳門醫院。然而，在12月份，戴弗爾先生的健康狀況惡化，他不得不乘船出海進行恢復。在一開始到馬六甲海峽的這段短途航行中，他的健康得到了少許恢復，這促使他繼續自己的航行，從新加坡直到美國。合信先生則一直管理醫院事務至今，而自從雒魏林先生於3月底回來之後，亦得到其協助”。^⑤換言之，雒魏林在重開澳門醫院後不久便前往舟山，即使後來“1841年回到澳門，並在中英敵對時期一直逗留”，^⑥但在中華醫學傳教會的分工上，雒魏林已轉變為“協助合信先生管理澳門醫院”，^⑦而非醫院的主管，加上威廉·戴弗爾離開澳門後便再也未有回來，因此，醫院事務一直主要由合信負責，他亦成為繼伯駕、雒魏林後澳門醫院的第三任負責人，而其接管醫院後撰寫的第一份年度醫院報告，刊載於*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第一份及第二份中華醫學傳教會報告》）中，^⑧該醫院報告是反映澳門醫院在1840年重開後運作情況的重要原始文獻，下文擬以該報告內容梳理相關時期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療工作的情况。

①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5.

②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5.

③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20.

④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5.

⑤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15-16.

⑥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861, p. 126.

⑦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6.

⑧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34-40.

三、澳門醫院1840年重開後的醫療工作的狀況

澳門醫院的重新開放，意味着中華醫學傳教會在華醫療工作的重啟，而受惠於中英形勢的變化，合信等醫務人員得以安定居留在澳門，澳門醫院此次重新開放後並未如過去般僅能維持短時間後便關閉，經過總結在澳門第一年的工作，合信認為當時一般民眾到西式醫院求診，並不是基於對外國醫療手段的認可，“當地民眾既無任何意願承認外國醫療手段的優越性，也不拒絕接受給與他們的無償救助”。^①事實上，澳門醫院不僅有無償醫療，甚至提供病房，以至生活津貼給有需要的病人，這對不少民眾而言具有一定吸引力，“一些更重要的病例允許住院，而且如果需要的话，會給患者提供一小筆津貼用於購買大米及柴。如果院方認為有必要接納入院的話，還會有許多人願意利用醫院提供病房的便利”。^②因此，醫院重新開放後第一年所支出的250.33美元，^③除了藥物，應該亦包含了此類向病人發放的津貼，此外，尚有29美元的雜物開支。^④

醫患之間的信任關係始終需要時間培養，而在信任建立前，醫療工作難免受到不良影響，“除非具有充分的信任，他們對接受手術或具備足夠的耐心以接受任何時間長度的治療有強烈且自然的抵觸情緒。對慢性病的治療成效通常不像對急性病的那樣令人滿意，因為沒有被前者折磨得失去生活能力的病人，並不像後者那樣急切地渴望痊癒，並且不願維持推薦的治療方式”。^⑤然而，慶幸的是，病人一旦決定接受手術，通常都能對醫生予以配合，“儘管在沒有獲得立即痊癒時表現出沒有耐心，以及在持續的疼痛中出現恐懼，但當病人決定接受建議的手術後，他一般能夠以極大的毅力忍受”。^⑥有見及此，合信不諱言有時在施行小手術前沒有詢問患者，這種在今天看來不符合常規醫療規定的行為，在合信當時看來，仍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好辦法，“在一些小手術中，我們發現不詢問患者立即手術是一種好辦法，因為這些手術通常能在患者開始感到恐懼之前便告完成”。^⑦

自1840年8月1日重開後，澳門醫院至翌年6月30日期間，共收治了1,533名病人，^⑧平均每月收治約139名病人，然而，伯駕在1838年最初創辦澳門醫院時，首三個月便收治了691名病人，^⑨

①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5.*

②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5.*

③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20.*

④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20.*

⑤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5.*

⑥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5.*

⑦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5.*

⑧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6; Benjamin Hobson, A General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Kum-le-fau, in Canton, from April 1848, to November 1849, Canton: S. Wells Williams, 1850, p. 3.*

⑨ Peter Parker,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 at Macao. For the Quarterly Term Beginning 5th July, and Ending 1st Oct., Canton, 1838, pp. 4-5.*

平均每月收治約230名病人，可見再度重新開放後，澳門醫院的病人數量呈現明顯減少，合信對此認為是外在中英關係緊張的大環境，以及自己需分心學習中文影響了醫院的運作，“原因部分是因為醫院短暫的歷史，部分是因為過去幾個月內瀰漫於本地社區中恐懼和焦慮的情緒。此外，不情願讓醫療職責佔用那些本應用於瞭解當地語言的必要時間，上述的因素都使得醫院的實際運營時間低於理想水平”，^①因此，在主管澳門醫院一年以來，合信感到“這一機構的功能迄今為止仍未得到充分的檢驗”。^②然而，合信對在澳門醫療工作的前景仍充滿希望，“但是現在，根據最近幾個月從這座城市，以及眾多人口稠密的鄉鎮和村莊前來就醫的人數增加的情況判斷，可以合理預期醫院的影響力及社會效益將會迅速增長”。^③

根據1840年8月至翌年6月期間的病例統計（表1），澳門醫院診治的眼科疾病佔最多，達342例，合信指出本地醫生對眼疾的輕視或處理不當是導致該疾病橫行的原因：

眼疾在這些人民中非常常見且重要的一類，卡他性的和慢性的眼炎、急性結膜炎、沙眼、眼內翻、翼狀胬肉及睫毛倒刺似乎為數最多。這些本地醫生似乎從未試圖治療的眼疾多是由於他們的疏忽或刺激導致的，這些眼疾通常會使得結膜血管曲張，並使角膜和眼板的血管變厚，導致角膜混濁、角膜白斑出現，最終造成患者的視力受損。^④

表1 澳門醫院病例數量（1840年8月至1841年6月）

眼部疾病			
名稱	數量	名稱	數量
卡他性眼炎	35	眼內炎	3
慢性眼炎	21	青光眼	1
急慢性結膜炎	38	虹膜炎	6
白內障	22	夜盲症	4
眼眼內翻	16	虹膜後粘連	1
眼眼外翻	4	瞳孔閉塞	2
沙眼	43	失明	11
角膜混濁	35	眼眼病	11
角膜潰瘍	8	圓錐形角膜	1
葡萄腫	5	上眼下垂	1
翼狀胬肉	28	上眼腫瘤	1
角膜白斑	10	淚阜腫大	1
倒睫	15	淚囊膿腫	1
黑內障	12	卡他性眼炎	35
淚溢	6	慢性眼炎	21

①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4.*

②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4.*

③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34-35.*

④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5.*

(續上表)

腹部疾病			
名稱	數量	名稱	數量
消化不良	30	先天性腹股溝疝	1
腹水	4	先天性臍疝	1
腹瀉	16	痔瘡	7
脾腫大	5	便秘	5
腹股溝疝	4	胃痛	2
泌尿系統疾病			
名稱	數量	名稱	數量
前列腺腫大或狹窄引起的尿瀰留	10	包皮和陰莖頭潰瘍	6
鞘膜積液	8	腹股溝淋巴結炎	8
睪丸病變	5	排尿困難	3
先天性包莖	2	淋病	9
皮膚疾病			
名稱	數量	名稱	數量
疥瘡	97	扁平苔癬病	9
牛皮癬	47	膿瘡	4
麻風病	7	丘疹性蕁麻疹	1
膿皰病	9	大皰	1
頭癬	9	魚鱗病	1
皰疹	7	丹毒	1
子宮系統疾病			
名稱	數量	名稱	數量
閉經	3	子宮脫垂	1
抑制月經	2	陰部炎症	4
常見疾病			
名稱	數量	名稱	數量
潰瘍	220	下頷骨脫落	4
膿腫	70	全身水腫	17
癱	19	惡液質	9
風濕病	96	腿部細胞組織增厚	11
腰痛	6	宮頸腺病變	17
間歇性持續發燒	13	靜脈曲張	11
甲床炎	14	甲狀腺腫大	6
甲溝炎	7	跟腱炎	7
關節炎症	18	面部囊性腫瘤	2
髖關節疾病	5	肌腱神經節	4
脫位	4	吸食大劑量的鴉片浸膏導致的中毒	3
骨折	3	因不正常地過緊使用繃帶包紮導致的足部骨骼變形	1
壞死和骨潰瘍	9	不正常或不需要命名的疾病	64
顱骨外板剝落	1	疫苗接種未錄入	/
概括總結			
名稱	數量	名稱	數量
眼科疾病	342	子宮疾病	10
皮膚疾病	191	創傷	41
胸部疾病	63	挫傷	35
腹部疾病	75	未分類的常見疾病和局部疾病	725
泌尿系統疾病	51	總計	1533 ^①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16, 39-40 整理。

①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16, 40 所載總數為 1,457；Benjamin Hobson, *A General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Kum-le-fau, in Canton, from April 1848, to November 1849*, Canton: S. Wells Williams, 1850, p. 3 所載總數為 1,533。筆者根據所概括的各類疾病數字實際相加為 1,533，因此，1,457 當屬筆誤。

在眾多眼疾的治療實踐中，合信成功總結出一些有效的醫療方法，這為日後同類病症的治療提供了寶貴經驗及參考：

在卡他性和急性眼炎方面，儘管高級的權威眼科手術機構不推薦使用本地的刺激劑，但是，我們發現在一盎司蒸餾水中添加五至十格令硝酸銀的溶液在與輕瀉劑配合治療時，療效非常成功。次乙酸鉛及銅和鋅的硫酸鹽的強溶液被證明對有沙眼和角膜渾濁的慢性眼炎有很好的療效。^①

對於眼疾此一澳門醫療工作中收治數量最多的疾病，合信顯得相當關注，除了總結出卡他性眼炎、急性眼炎、沙眼等的治療方法，對其他類型的眼疾，如白內障等，鑑於對居民構成較大影響，因此，亦希望今後可以專門進一步總結出有效的醫療手段：

這個省份的本地居民，特別是長者，似乎特別容易患上白內障，我們希望下一篇報告能包含有關這些患者特點和治療過程的有價值的資料。^②

事實上，合信在澳門的醫療工作過程中，相當善於對疾病的成因作出總結，這無疑對進一步提升醫療成效發揮積極作用，例如，他認為氣候條件是非常重大的影響因素：

膿腫大多為大塊的慢性膿腫，常見於頭皮上。癰是一種在熱帶氣候條件下非常常見的病症，很多也在醫院中得到治療。迄今為止尚未見到急性風濕病，但與此相反，關節和肌肉的慢性風濕痛病例卻每天都可以遇到，這類疾病可能通常是由冬天濕冷的天氣導致的。^③

除了眼科疾病，澳門醫院診治的潰瘍病例亦相當普遍，達220例，有的更嚴重到需要留院治療：

九月的時候，一名來自於鄉下的16歲男孩因腿部有三處較大的腐蝕性潰瘍被作為患者接納入院。他的健康受到了損害，他的心跳快且無力。^④

對於這名青年的潰瘍，一開始的治療並未起到效果，此後，合信適時調整治療方案終於見效：

我們對他施用了一些藥物：首先在潰瘍處用敷藥膏敷蓋，而後塗抹硝酸鹽、硫酸銅溶液及普通的刺激性藥膏——但這些措施並未收到療效；相反呈現出了崩蝕性潰瘍的特徵，並伴有刺激性發熱症狀。其他的治療手段也同樣宣告失敗，因為並未阻止潰瘍的形成。目前我們使用的是溶解在輕度稀釋的硝酸中的鴉片，並高興地發現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改變：深度腐壞的肌肉、神經和血管被剝離，所有的潰瘍都呈現出健康的顆粒狀外觀。現在用有時添加硫酸銅溶液的溫水敷料正迅速治癒傷口。^⑤

①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35-36.*

②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6.*

③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7.*

④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6.*

⑤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36-37.*

針對大量的潰瘍病例，合信同樣總結了相關類型及成因：

列出的潰瘍包含創傷、損傷和其他原因導致。這些潰瘍影響人體的不同部位，但主要是下肢。它在勞動階級中有非常多的病例，原因可能是由於沉重的負荷、缺乏蔬菜的飲食和欠缺個人清潔。由於忽視和不恰當的處理，這些潰瘍通常會變得很大且具有無痛性。^①

潰瘍雖然普及，但醫療難度不高，一般能迅速治癒，除了潰瘍，皮膚病同屬當時存在大量病例，但醫療方案相當有效的疾病類型，而當有效地為大量中國民眾解除病痛的折磨，為合信帶來成功感：

在進行沖洗並使用溫水、生焦痂性溶液或刺激性藥膏進行溫敷之後，潰瘍很快就呈現出了健康的外表……在中國人所患的疾病中，皮膚病也佔有相當比例。膿皰瘡折磨着大批社會下層民眾，雖然它看上去很可怕，但可以通過同時施用硫磺和汞的氧化物迅速治癒。類似的治療手段在治療環狀牛皮癬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②

值得一提的是，在治療潰瘍的過程中，合信採用本土材料製作了既便宜又實用的黏性膏藥，可謂醫療用品本土化的成功例子：

鑑於亞麻布不容易獲得，而油綢又過於昂貴，前者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種中國人製造的，柔軟、有韌性又不容易破裂，且特別有利於藥膏擴散的紙代替，後者則由本地人製作的上等品質的油紙代替，它塗過一層薄的阿拉伯樹膠之後變成一種適用於小傷口的黏性膏藥。^③

除了一般常見的疾病，澳門醫院亦曾醫療槍傷：

一名24歲的患者因為腿部的槍傷入院，自稱被一名不公平地懷疑他是竊賊的葡萄牙士兵射擊，槍傷使得他大量出血，並帶來巨大的痛苦。一位本地朋友在看到傷口的裏面有一粒彈丸之後，馬上切出切口將其取出。兩天之後，他來到醫院，彈丸從後面射入跟腱旁邊離腓骨下端兩英寸的地方，並留下了一個圓形鋸齒狀的傷口，並使腓骨粉碎，且保持水平軌跡在前面留下了一個不平整的傷口。為了取出彈丸而切的切口有三英寸，靠近脛骨前側的動脈並與之平行。幾塊骨頭碎片被移除，患處施以溫水敷料，患者的腿部被包紮並固定。除了前側的一個凹陷位置因為傷口深處的幾片骨頭碎片而保持開放，傷口迅速結痂並癒合。這些碎片隨後逐漸轉移到淺表處，取出時對軟組織造成一些微小的傷害。患者在一個月後出院，他的腿也變直並恢復了力量。^④

此外，澳門醫院亦收治了一些因海盜攻擊而造成的外傷病例，可見當時中英衝突加劇造成局勢動蕩，頻繁的海盜活動影響到居民的人身安全：

①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6.*

②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6.*

③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6.*

④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7.*

創傷和挫傷的病例很多，其中一些嚴重的病例是因為受到海盜的攻擊造成的。主要的特徵是傷口撕裂且深度很淺，一少部分是刺傷和槍傷。^①

事實上，澳門的醫療工作並非令所有病人都最終得以完全痊癒，醫院報告內如實記載了一些疾病復發的個案：

在一些有趣的病例中，由於病人腿部細胞組織裏的血清變稠和沉澱，極大地扭曲了腿部的尺寸和形狀。通過模擬搽劑、採用滾軸施加相同且持續的壓力以及使用生理鹽水輕瀉劑的方法，成功治療了這類病症。但是一旦去除壓力且病人開始行走的話，這類疾病就有復發的趨勢，而且病人的皮膚會變厚、變硬，就像得了象皮病一樣。^②

此外，合信亦提到他對兩例骨關節脫位的病症顯得措手無策：

兩例脫位，其中一例是肱骨頭脫位到腋下，另一例是拇指的第一節指骨脫位到掌骨的前表面。這兩例病人在申請入院時，都已經脫位六個多星期了。第一例脫位是病人在船上從桅杆墜落到甲板上造成的，第二例脫位是由於病人遭到擊打所致。針對第一例脫位的治療，用繩子和滑輪進行穩定的拉伸和反向拉伸，持續了兩個半小時。針對第二例脫位的治療，用一根打了雙套結固定的細繩進行重複拉伸，並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但是這兩種治療方法都無法減緩症狀，儘管病人已經因為酒石酸銻鉀的作用而感到噁心。無法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了。^③

除了未能治癒病人以外，合信還在報告中提到兩例死亡個案，而這兩例的死因均是吸食鴉片所致：

清單中提到的三個中毒病例，都是病人在興奮情緒的影響下，吞食了大劑量鴉片提取物導致的。其中兩個人還沒來得及進行救治就死了；另一位是一名年輕的女性，她在鴉片被身體吸收之前把它吐了出來，因而得以康復。^④

澳門醫院於1840年重開之時正值鴉片戰爭爆發前夕，林則徐主導的禁煙運動如火如荼，合信亦當然特別關注到中國人吸食鴉片的情況，並表達出對鴉片的危害性的清晰認識：

在已出現的許多機會中，我們得以研究吸食鴉片對中國人的影響，並預料到一些針對鴉片的暗示。從所觀察到的病例來看，筆者毫不偏頗地確信，習慣性地吸食鴉片會損害鴉片上癮者的健康和幸福。這種有害影響是潛藏但確定的。若條件允許的話，稍有放縱就會導致吸食鴉片的持續增加。^⑤

此外，合信的報告無疑為人們了解19世紀中期西醫在澳門的醫療情況提供了難得的原始資料，讓我們一窺當時的醫療手段，例如，其中提到一例泌尿系統疾病的醫療過程：

①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7.*

②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8.*

③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8.*

④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38-39.*

⑤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8.*

9月份有一位40歲、來自於廣州附近的河南島（Honam Island）的男性因為尿液滯留導致的折磨人的病痛來到醫院。對患者進行檢查時，我們發現患者之前也常常被這種病症困擾，但之前發作延續的時間較短，相比之下這次持續三天。膀胱很容易被觀察到，它非常腫脹，充斥着累積的液體，患者心跳很快，表情焦躁。尿液通過一個銀質導尿管快速排出，這些尿液呈深色，有濃烈的氨味，體積超過兩夸脫。第二天鑑於病情的需要又重複了上述手術。在這之後的很多天，膀胱的大小出現了變化。前列腺有正常體積的五倍大、尿液中存留有大量厚重的白色沉積物，進一步化驗顯示其主要成分是磷酸鎂。通過每日使用導尿管進行主動通尿，患者在三周內恢復了正常的健康。後來他回來表達了感謝，並保持健康……其他因為尿道狹窄或前列腺增生導致的尿液滯留也進行了類似的治療，患者們對我們提供的援助表示了最誠摯的感謝。^①

合信等人不僅關注到患者求診或留醫期間的需要，甚至還為他們出院後的生活提供適切的後續支援，例如，對上述該名尿液滯留的患者，“鑑於未來此類症狀可能還會出現，患者自費購買了我們為他製作的一支銀質導尿管，並學會了如何使用”。^②

總括而言，中華醫學傳教會此次重開澳門醫院取得一定的成效，合信等人以澳門醫院為載體的醫療工作得以較平穩地順利開展，反映中華醫學傳教會以澳門作為基地重啟醫療工作的策略發揮到預期作用。

四、總結

筆者曾指出在中華醫學傳教會創立初期，穗澳兩地在新教在華醫療方面扮演着以廣州為重、澳門為輔的“雙城記”作用，^③然而，由於中英鴉片貿易問題的爭端，中華醫學傳教會的醫療工作受到嚴重衝擊的同時，以廣州為重、澳門為輔的方針不得不進行調整，澳門在中華醫學傳教會醫療工作中的地位亦隨而發生轉變。

廣州眼科醫院自1839年被迫關閉，直至“英國軍隊佔領了珠江之後，有一段時間廣州處於對英國商人完全開放的狀態，在此期間的4月底（按：1841年），合信先生再次試圖使位於廣州的醫院重新開業，但是總行商依然拒絕准許醫院重新開業”。^④如果說，澳門醫院隨着中英雙方對澳門的軍事影響力而啟閉，自雒魏林第一次重開醫院後，既因清政府於1839年驅逐英國人而關閉，又於翌年由於英國軍艦震攝澳門，英國人得到有效保護而再度重開，廣州眼科醫院則始終在中英關係緊張的陰霾中未能開放，這讓合信等人意識到“當醫院像在舟山和澳門那樣不被中國官員監督和管轄時，它們便會成為派發宗教書籍及與民眾自由交流的最理想地方”。^⑤言下之意無疑指

①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p. 37-38.

②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8.

③ 關俊雄：《初創時期的中華醫學傳教會澳門醫院》，《澳門研究》（澳門）2019年第2期，第136—153頁。

④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6.

⑤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35.

出了中華醫學傳教會在廣州的醫療工作難免受到來自清政府的限制，影響了醫療以至傳教的效果。

另一方面，自澳葡政府因英國艦隊強大的軍事威懾力，而在中英兩國間轉向實行“中立”政策後，中華醫學傳教會因應形勢的變化由此前被迫停辦廣州眼科醫院、澳門醫院，調整為積極進取的策略，繼1840年8月在澳門重啟醫療工作，亦由雒魏林“在9月13日在舟山市鎮，或是定海區開辦了醫院”。^①舟山的醫療工作取得驚人的進展，“從開辦之日起到2月22日雒魏林先生登船離開的這段時間裏，醫院裏經常擠滿了尋求醫療救助的患者……由於自由接觸民眾的機會更多，因此在略多於5個月的時間裏，前往醫院的患者人數達到了3,502人”。^②意味着舟山醫院平均每月診治人數超過700人，遠超澳門醫院同期的平均每月約139名病人，然而，舟山的醫療工作並不長久，由於舟山醫院的建立基於英軍進駐並佔領舟山，因此，翌年2月，“由於英國軍隊的撤出，雒魏林先生無法在那裏再多呆下去”。^③關閉舟山醫院的經驗影響到中華醫學傳教會後來再開辦醫院時的考慮，在前述4月底請求重開廣州眼科醫院未果後，“當時我們曾考慮另尋他處開辦醫院，但是由於局勢的不確定性，醫院有可能開業不久又會被關閉，因此我們並沒有採取這一計劃”。^④可見，在中英就鴉片貿易問題的角力中，中華醫學傳教會在進退之間不斷作出調整，由中英矛盾早期無奈接受廣州、澳門兩地醫院停辦的退讓，到隨着英國對華實施武力威懾，鴉片戰爭爆發而重啟澳門醫療工作，甚至隨英軍北上舟山開辦醫院的進取，直至英軍撤出舟山而關閉醫院，中華醫學傳教會認識到澳門的醫療工作雖未如廣州眼科醫院有着較長的歷史，又不及舟山般有着非常突出的成效，但澳門在當時作為葡萄牙人的租居地，又是其他外國人得以合法居住的中國城市，澳門自身所擁有的相對穩定而自由的環境，塑造出其獨特歷史地位及優勢，最終，中華醫學傳教會在策略調整過程的進退之間找到平衡點，以澳門為基地審慎開展醫療工作，讓澳門醫院成為中華醫學傳教會在鴉片戰爭期間開展醫療工作重要的、甚至大部分時間內唯一的基地，而這樣的策略調整徹底打破了中華醫學傳教會過往以廣州為重、澳門為輔的方針，中華醫學傳教會集中資源發展澳門的醫療工作，成為澳門醫院在鴉片戰爭期間得到進一步發展的有利因素，亦是中華醫學傳教會得以繼續在華開展醫療工作的關鍵。

（謹以此文獻給2020年12月辭世的當代來澳醫療宣教者蕭光祉牧師、醫生。）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6.

②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6.

③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6.

④ *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 C*, Macao: S. Wells Williams, 1841, p. 16.